

追著櫻花跑

曹 又 方

生命中雖與櫻花有些夙緣，卻談不上愛憎。三十歲的前期在霧社和廬山初見櫻花，不成氣候，無啥驚喜；三十歲的後期，人在紐約，曾以失戀的淚眼再度邂逅櫻花，平添幾分原本哀戚的美。那次，由花到果諦視了一個仔細，訝然發現櫻花竟然會結成櫻桃，並寫下〈紅了櫻桃〉一文。但是，對於櫻花依然談不上愛憎。

往後的十年紐約生活，每年春天，都少不了會到布魯克林和布朗士植物園去沾染花氣。然而最盛大的一次櫻花經驗，卻來自張天心、侯榕生和平路的邀約，探訪了頗負盛名的華盛頓櫻花。重讀曾經寫過的〈美京的櫻花〉一文，對櫻花的品評竟然是嫌棄像油畫一樣濃重，似乎變了種，怎麼看也不若心目中在原生地那般如淡彩畫般的輕靈，心中翹首的畢竟還是櫻花的屬國——日本。

反轉了半個地球，又回到台北定居了。台灣的櫻花，不成片不成林，陽明山和烏來的山櫻色彩紅得庸俗，也不似心目中的櫻。大病後的一個夜晚，在陽明山溪谷伴著水聲月色，才包容接納了重新命名的緋寒櫻。

同樣是櫻，又何必介意美國的、台灣的，何況亦未曾親睹過素有靄靄薄霧之稱的大和櫻花。也不是未曾意想參與一回日本的櫻花盛事，卻一歲歲耽擱下來。賞花，人擠人，似乎與櫻花的悲感性格難以相容。陰曆年間，無心坦露了這已不算願望的日本賞櫻願望，頗有實踐力又是日本迷的L君，精心定下五夜六天的行程。儘管心意不堅，出發日卻一天天近了，彷彿是在給自己一個交代似地來了卻一樁心願。清晨的飛機到達大阪，轉兩次火車，再坐上計程車急追落日，只盼望在日暮前得以一

瞥岩國錦帶橋的花事。花，正處在盛極而衰的局面。夤夜裡，映著燈照細探櫻花。長長河岸上的櫻樹，許多已是百年古木，然而花魂不死，已然成精，延續著久遠的歷史熾烈盛放，美得令人屏息。在新近修葺完畢的木造錦帶橋側，花木繁茂處，有一個木牌訴說著佐佐木小次郎的故事。在疾速開落的櫻花雨中，他的英雄形姿遠比往常更要勝出了宮本武藏。

日本人是萬分貪戀櫻花的，連暴走族也不例外。烤肉會加搖滾樂，在櫻林的另一邊喧鬧慶祝著春天的來臨。我愛單瓣櫻花，走在落英繽紛的櫻花小徑上，屬於夜晚的貓悄然加入了尋芳行。一隻灰梨花色的貓竟然來到足前磨來蹭去，還倒在撒滿粉白櫻花瓣落的地上翻轉肚皮跟人戲耍，面對陌生人如此具有信心，還真體現了愛與和平哩。

春暖花開早

今年春暖早，櫻花比標準時間提前開了。先我早去日本的友人，紛紛告知了櫻花盛況。賞花，時機要緊，也得靠運氣。待從廣島趕到京都的時候，司機告訴我們圓山公園的花事已闌，而平安神宮則花開正熾。

在暖而不熱的春陽下，果然神苑裡幾乎清一色的八重紅枝垂櫻全都處在巔峰狀態盛開了！垂櫻，過去曾一株兩株地見過，像這樣曲折綿延成一條花的溪流則屬首次。曼妙一如垂柳的花枝，許多狀況下都得用竹架攙扶，只得幾株接近水面的，才一任它們恣意垂落。滿枝滿桠細秀緻密綻放的花體，呈現出一種粉嫩香豔的淡淡的紅，花氣襲人。恐怕是無人能比細膩的谷崎潤一郎更能體會這紅色枝垂櫻繞池的



拾參、洗心集



情境之美，由他的作品《細雪》所改編的電影裡，最是令人難忘的，便是那四姊妹徜徉在漫開的櫻花樹下的畫面了！

不禁要想，莊嚴肅穆的廟宇如何來承擔這櫻花的輕薄浪漫？櫻花，合該屬於駘蕩的祇園和鴨川。曾使少年的川端康成流連徘徊至深夜的究竟是些什麼情愫？而在哲學之道上漫步的哲人，西田幾多郎又會在思考何等人生課題？

追著櫻花跑，那日匆匆由伊豆半島於午後馳至大阪造幣局。下車的地方是後門，只能繞行圍牆下，窺探牆頭和欄杆縫隙爛開的櫻花。彷彿兩個世界，外邊兩排櫻樹花事方休，人們正在收拾一場盛會的殘局，凌亂的棚架、木板、攤位、瓦斯筒、電線，加上濁臭的垃圾，以及眾多的遊民，令人避之惟恐不及。

走進造幣局的正門，卻直若一場櫻花博覽會。各種品類的櫻樹蜿蜒迤邐開來，只見每一株櫻樹上都垂掛著花名吊牌，無怪乎精於製作面像的木村賢史先生，告訴我櫻花有兩百多種了。其中以呈大粉紅球狀的關山櫻最多，其他如牡丹、一葉、麒麟、福祿壽、春日井、九重、普賢象、紅豐、紅華、小手毬、紅手毬、乃至於楊貴妃、作並山、日野櫻、松月、花笠、簪櫻、松前八重壽、八重大島……，有時只有花色的深淺、花球的大小、花枝的齊整凌亂來區分，直教人難於辨認。

櫻花盛事如人世

至於白色的櫻花，帆立為單瓣輕透，心是淡紅色，很美。染井吉野，花白心深紅；尤其是鎌足櫻最富日本櫻花精神，粉白柔美，枝幹纖秀；白櫻則花開初白，心後變粉；太白，由始至終皆為純白；大島櫻為單瓣淡白球；至於白雪和白妙應當均為白色櫻花吧？

黃色之櫻，今生首度相逢。鬱金為粉黃色；墨染則為黃色帶粉紅；而御衣黃則色綠，花心染紅，煞是別致。再有菊櫻，兼六園菊櫻，

花雖粉紅，形姿卻若菊。另有一株松前琴糸櫻，花為深粉紅，串串下垂，令人驚豔。蘭蘭，花色淡粉，枝幹不規則，全樹毛茸茸的感覺。妹背，為粉色簇簇垂枝，想來平野妹背亦若是。此外，夕暮亦為垂枝櫻的一種；紅玉錦的花形小而圓，色淡粉；早晚山，花為淡粉色，心紅；浦合為單瓣櫻花，十六日櫻的葉子特別圓肥。還有一株名字叫做幸福的櫻花，樹姿修長，與日暮的身影相仿。造幣局內的櫻花雖然盛放，然而卻還是有一個個好聽的名字，像伊予薄墨、手弱女、泣櫻、魁櫻、馬路、萬里香、花染衣、御室櫻、御伶櫻、御車返、鹽釜櫻、朱雀、綾錦、複錦、天城吉野、平野突羽等等，只見芳名，卻留下未睹芳容的遺憾。

離開了博覽會似的櫻花聚落，心中戀戀。馳車二進嵐山的時候，心想已是畫蛇添足。分明在前幾日猶自不甘心地漫步天龍寺，那號稱二百餘株的染井吉野櫻和粉紅枝垂櫻既已失去半壁江山，顏勢盡現，又何必再去強求呢？

住在嵐亭的一夜，溫泉浴室外的那一株怒放的櫻花，好不嬌妮。這回經渡月橋，坐船順保津川而下，住嵐峽館。峽谷中的花事已近尾聲。猶記得前幾日在伊豆旅邸中的電視上，出現嵐峽館櫻花盛開的風貌，於今早已花朵稀疏，有的已是滿樹新葉，有的甚至在枝下生出細小的紅色櫻果了。坐在噴香的檜木浴盆中，沉浸在軟滑的溫泉水裡，悻悻然地望著窗外那株花魂已邈的櫻樹，探花唯待明年了。花開花謝，何其匆忽？

不由記起，大病之後的第二年，曾在天龍寺裡的「復元」二字石碑前攝影，討個吉利。病中，歲月格外倥傯，不覺已然邁入第六個年頭的春天。時光汰洗的何嘗只是一場日本人稱之為花見的櫻花盛事，人世間的一切，豈非全都若此這般地來無影去無蹤麼？♥

（本文作者現職為作家、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理事長）



拾參、洗心集

